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續後漢書卷二十一

元 郝經 撰

列傳第十八

漢臣

王連 李恢 呂凱 馬忠 王平 張嶷

霍峻 子弋 羅憲

王連字文儀南陽人也劉璋時入蜀為梓潼令昭烈起  
事葭萌進軍來南連閉城不降昭烈義之而不偪也成

都既平以連為什邡令轉在廣都所居有績遷司鹽校尉較鹽鐵之利利入甚多有裨國用於是簡拔良才以為官屬若呂乂杜祺劉幹等皆至大官遷蜀郡太守興業將軍領鹽府如故建興元年拜屯騎校尉領丞相長史封平陽亭侯時南方諸郡不賓丞相亮將自征之連諫以為此不毛之地疫癘之鄉不宜以一國之望冒險而行亮慮諸將才不已若意欲必往而連言輒懇至停留者久之會連卒子山嗣官至江陽太守

李恢字德昂建寧俞元人也仕郡督郵

謹案陳志作任郡督郵通志作

仕與此合

姑壻夔習為建伶令有違法之事恢坐習免官太

守董和以習方土大姓寢而不許

原注華陽國志習後官至領軍

後貢

恢於州涉道未至聞昭烈自葭萌還攻劉璋恢知璋必敗乃託名郡使北詣昭烈遇於緜竹昭烈嘉之從至雒城遣恢至漢中交好馬超超遂從命成都既定昭烈領益州牧以恢為功曹書佐主簿後為亡虜所誣引恢謀反有司執送昭烈明其不然更遷恢為別駕從事章武

元年庾降都督鄧芳卒昭烈問恢誰可代者恢對曰人之才能各有長短故孔子曰其使人也器之且夫明主在上則臣下盡情是以西零之役趙充國曰莫若老臣臣竊不自量惟陛下察之昭烈笑曰孤之本意亦已在卿矣遂以恢為庾降都督使持節領交州刺史住平夷縣

原注裴松之曰訊之蜀人云庾降地名去蜀二千餘里時未有寧州號為南中立此職以總攝之晉泰始

中始分為寧州

昭烈崩高定恣睢於越雋雍闔跋扈於建寧朱

褒反叛於牂牁丞相亮南征先由越雋而恢案道向建

寧諸縣大相糾合圍恢軍於昆明時恢衆少敵倍又未  
得亮聲息給謂南人曰官軍糧盡欲規退還吾中間以  
斥鄉里乃今得旋不能復北欲還與汝等同計謀故以  
誠相告南人信之圍守怠緩恢出擊大破之追犇逐北  
南至槃江東接牂牁與亮聲勢相接南土平定恢功居  
多封漢興亭侯加安漢將軍後軍還南夷復叛殺害守  
將恢身往撲討鉏盡惡類徙其豪帥於成都賦出叟濮  
耕牛戰馬金銀犀草充繼軍資于時費用不乏建興七

金匱要略卷之十一  
年以交州屬吳解恢刺史更領建寧太守還居本郡徙  
漢中九年卒子遺嗣恢弟子球羽林右部督隨諸葛瞻  
拒鄧艾死于繇竹

謹案目錄此下有呂凱傳今闕

馬忠字德信巴西閬中人也少養外家姓狐名篤後復  
姓改名忠為郡吏建安末舉孝廉除漢昌長昭烈東征  
敗績猱亭巴西太守閻芝發諸縣兵五千人以補遺闕  
遣忠部送昭烈已還永安見忠與語謂尚書令劉巴曰

雖亡黃權復得狐篤此為世不乏賢也建興元年丞相  
亮開府以忠為門下督三年亮南征拜忠為牂牁太守  
郡丞朱褒叛亂之後忠撫育卹理甚有威惠八年召為  
丞相參軍副長史蔣琬署留府事又領州治中從事明  
年亮出祁山忠詣亮所經營戎事軍還督將軍張嶷等  
討汶山郡叛羌十一年南夷豪帥劉胄反擾亂諸郡徵

庾降都督張翼還以忠代翼忠遂斬胄平南土

原注通鑑綱目

後主建興十一年以馬忠為庾降都督注庾降都督張  
翼用法嚴夷帥劉胄叛丞相亮以參軍馬忠代翼召翼



令還其人謂翼宜速即罪翼曰吾臨戰場代人未至當運糧積穀為威賊之資豈可以黜退之故而廢公家之務乎於是統攝不懈代到乃發忠因其資破胄斬之集覽庠降本南中地名音來絳武侯征南中因以官名

加忠監軍奮威將軍封博陽亭侯初建寧郡殺太守正昂縛太守張裔於吳故都督常駐平夷縣至忠乃移治味縣處民夷之間又越雋郡亦久失土地忠率太守張嶷開復舊部由此就加安南將軍進封彭鄉亭侯延熙五年還朝因至漢中見大司馬蔣琬宣傳詔旨加拜鎮南大將軍七年春大將軍費禕北禦魏寇留忠成都平

尚書事棉還忠乃歸南十二年卒子修嗣

原注修弟恢子義晉建

守寧太

忠為人寬濟有度量但詼啁大笑忿怒不形於色

然處事能斷威恩並立是以蠻夷畏而愛之及卒莫不自致喪庭流涕盡哀為之立廟祀迄今猶在張表一時名士清望踰忠閻宇宿有功幹於事精勤繼踵在忠後

其威風稱績皆不及忠表張肅子

原注裴松之曰華陽國志云表張松子未

詳

王平字子均巴西宕渠人也本養外家何氏後復姓王

隨杜濩朴胡詣雒陽假校尉從曹操征漢中因降昭烈  
拜牙門將裨將軍建興六年屬參軍馬謖先鋒謖舍水  
上山舉措煩擾平連規諫謖不能用大敗於街亭衆  
盡星散惟平所領千人鳴鼓自持魏將張郃疑其伏兵  
不敢逼於是平徐徐收合諸營遺迸而還丞相亮既誅  
馬謖及將軍張休李盛奪將軍黃襲等兵平特見崇顯  
加拜參軍統五部兼當營事進位討寇將軍封亭侯九  
年亮圍祁山平別守南圍魏司馬懿攻亮張郃攻平平

堅守不動卻不能克十二年亮薨於武功軍退還魏延  
作亂一戰而敗平之功也遷後典軍安漢將軍副車騎  
將軍吳懿住漢中又領漢中太守十五年進封安漢侯  
代懿督漢中延熙元年大將軍蔣琬住沔陽平更為前  
護軍署琬府事六年琬還住涪拜平前監軍鎮北大將  
軍統漢中七年春魏曹爽率步騎十餘萬入寇向漢川  
前鋒已至駱谷時漢中守兵不滿三萬諸將大驚或曰  
今力不足以拒敵當固守漢樂二城遇賊令入

謹案陳志作今

入通志作令  
入與此合

比爾間涪軍足得救闕平曰不然漢中去涪垂千里賊若得闕便為禍也今宜先遣劉護軍杜參軍據興勢平為後拒若賊分向黃金平率千人下自臨之比爾間涪軍行至此計之上也惟護軍劉敏與平意同即便施行涪諸軍及大將軍費禕自成都相繼而至魏軍退走如平本策是時鄧芝在東馬忠在南平在北境咸著名迹平生長戎旅手不能書所識不過千字而口授作書皆有意理使人讀史漢諸記傳聽之備知其

大義往往論說不失其指遵履法度言不戲謔從朝至

夕端坐徹日愴

原注呼  
麥反

無武將之體然性狹侵疑為人

自輕以此為損焉十一年卒子訓嗣初平同郡漢昌句

原注古  
侯反

扶忠勇寬厚數戰有功功名爵位亞平官至左將

軍封宕渠侯其張翼廖化並為大將軍時人語曰前有

王句後有張廖

謹案目錄此下有張嶷霍峻傳今闕

羅憲字令則父蒙避亂于蜀官至廣漢太守憲少以才

學知名年十三能屬文師事譙周周門人稱為子貢末  
帝立太子璿為太子舍人遷庶子尚書吏部郎以宣信  
校尉再使于吳吳人稱羨焉時黃皓預政衆多附之憲  
獨不與交皓恚之左遷巴東太守時右大將軍閻宇都  
督巴東末帝拜憲領軍為宇副魏人入寇召宇西還留  
二千人令憲守永安尋聞成都敗城中擾動濱江長吏  
皆棄城走憲斬稱成都亂者一人百姓乃定末帝降問  
至乃帥所統臨于都亭三日吳聞蜀敗起兵西上外託

救援內欲拚襲憲曰本朝傾覆吳為唇齒不恤我難而  
徼其利背盟違約且蜀已亡吳安得久寧乎保城繕甲  
告誓將士勵以節義莫不用命吳聞鍾鄧敗百城無主  
有兼蜀之志而巴東固守兵不得過使步協率眾攻憲  
憲臨江拒之遣參軍楊宗突圍北出告急魏安東將軍  
陳騫又送文武印綬任子詣司馬昭請力拒吳協攻城  
憲出與戰大破協軍孫休怒復遣陸抗等帥眾三萬增  
憲之圍被攻凡六月而救援不到城中疾病大半或說



憲委城奔魏憲曰夫為人主百姓所仰危不能安急而  
棄之君子不為也畢命於此矣陳騫言于司馬昭遣荆  
州刺史胡烈救憲抗等引退昭即委前任拜憲凌江將  
軍萬年亭侯會武陵四縣舉衆叛吳以憲為武陵太守  
巴東監軍晉泰始元年改封西鄂縣侯憲遣妻子居雒  
陽武帝以子襲為給事中三年冬入朝進位冠軍將軍  
假節四年三月從帝宴于華林園詔問蜀大臣子弟後  
及先輩宜時叙用者憲薦蜀郡常忌杜軫壽良巴西陳

壽南郡高軌南陽呂雅

謹案今志作高陽元  
本作南陽與此合

許國江夏

費恭琅邪諸葛京汝南陳裕即皆選用咸顯于世憲還  
襲取吳之巫城因上伐吳之策憲方亮嚴正待士不倦  
輕財好施不治產業六年卒贈西安將軍謚曰列侯子  
襲以凌江將軍領部曲早卒追贈廣漢太守襲子徽順  
陽內史永嘉五年為王如所殺

議曰王連諫亮南伐有惜賢之志馬李恢呂凱馬忠敦  
質忠壯關土服遠霍峻尚義有守以結主知王平朴魯

有大將之畧虎卧北境鍵閉劔門張嶷策斷明果有控  
馭之才羈絡南土廓清夷徼井絡坤維增重數君之力  
也若疑之識鑒遠到力疾致命又非諸賢之所及也弋  
憲力扞孤城屹然有烈士之風國亡君虜無所效忠慟

哭而降其志可哀已

原注輿地紀勝云憲守永安而蜀亡吳人攻之不能克

贊曰言言扞城矯矯大將輸忠效命翼扶賢相我伐用  
張勢常北向井絡多材劔門益壯弋憲道窮決裂義襟  
天傾弗支感憤益深

欽定四庫全書

續後漢書卷二十二

元 郝經 撰

列傳第十九

漢臣

蔣琬

子斌 劉敏

顯

費禕

董允

董恢

呂乂

陳祗

董厥

樊建

蔣琬字公琰零陵湘鄉人也弱冠與外弟泉陵劉敏俱知名琬以州書佐隨昭烈入蜀除廣都長昭烈嘗因遊

觀奄至廣都見琬衆事不理時又沉醉昭烈大怒將加罪戮軍師將軍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才也其為政以安民為本不以修飾為先願主公重加察之昭烈雅敬亮乃不加罪倉卒但免官而已琬見推之後夜夢一牛頭在門前流血滂沱意甚惡之呼問占夢趙直直曰夫見血者事分明也牛角及鼻公字之象君位必當至公大吉之徵也頃之徙什邛今昭烈為漢中王琬入為尚書郎建興元年丞相亮開府辟琬為東曹

掾舉茂才琬固讓劉邕陰化龐延廖淳亮教答曰思惟  
背親捨德以殄百姓衆人既不隱於心實又使遠近不  
解其義是以君宜顯其功舉以明此選之清重也遷為  
參軍五年亮住漢中琬與長史張裔留統府事八年代  
裔為長史加撫軍將軍亮數外出琬常足食足兵以相  
供給亮言公琰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密表  
末帝曰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琬亮薨以琬為尚書令  
俄而加行都護假節領益州刺史遷大將軍錄尚書事

封安陽亭侯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出類拔萃處羣僚之右既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衆望漸服延熙元年詔琬曰寇難未弭曹叡驕凶遼東三郡苦其暴虐遂相糾結與之離隔敵大興衆役還相攻伐曩秦之亡勝廣首難今有此變斯乃天時君其治嚴總帥諸軍屯住漢中須吳舉動東西掎角以乘其釁又命琬開府明年就加大司馬東曹掾楊戲素性簡略琬與言論時不應答或欲構戲於琬曰公與戲語而不

見應戲之慢上不亦甚乎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  
從後言古人之所誠也戲欲贊吾是邪則非其本心欲  
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戲之快也又督農楊  
敏毀琬曰作事憤憤誠非及前人或以白琬主者請推  
治敏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主者重據聽不推  
則乞問其憤憤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當理事不  
當理則憤憤矣復何問邪後敏坐事繫獄衆人猶懼其  
必死琬心無適莫得免重罪其好惡存道皆此類也

原注



讀書記按此二事可謂真宰相之度有武侯之風矣  
按楊戲後隨大將軍姜維出軍戲素心不服維酒後言  
笑每有微弄之辭維外寬內忌意不能堪有司承旨奏  
戲免為庶人維之度量其不及琬遠矣宜其致敗也

琬以為昔丞相亮數闕秦川道險運難竟不能克不若  
乘水東下乃多作舟船欲由漢沔襲魏興上庸會舊疾  
連動未時得行而衆論咸謂如不克捷還路甚難非長  
策也於是遣尚書令費禕中監軍姜維等喻指琬承命上  
疏曰芟穢弭難臣職是掌自臣奉辭漢中已經六年臣  
既闇弱加嬰疾疢規方無成夙夜憂慘今魏跨帶九州

根蒂滋蔓平除未易若東西並力首尾犄角雖未能速  
得如意且當分裂蠶食先摧其枝黨然吳期二三連不  
克果俯仰惟艱實忘寢食輒與費禕等議以涼州胡塞  
之要進退有資賊之所惜且羌胡乃心思漢如渴又昔  
偏軍入羌郭淮破走算其長短以為事首宜以姜維為  
涼州刺史若維征行銜持河右臣當帥軍為維鎮繼今  
涪水陸四通惟急是應若東北有虞赴之不難由是琬  
遂還住涪疾轉增劇至九年薨謚曰恭子斌嗣為綏武

將軍漢城護軍魏大將軍鍾會至漢城與斌書曰巴蜀  
賢智文武之士多矣至於足下諸葛思遠譬諸草木吾  
氣類也桑梓之敬古今所敦西到欲奉瞻尊大君公侯  
墓當灑掃墳塋奉祠致敬願告其所在斌答書曰知惟  
臭味意眷之隆雅託通流未拒來謂也亡考昔遭疾疢  
亡於涪縣卜云其吉遂安厝之知君西邁乃欲屈駕修  
敬墳墓視予猶父顏子之仁也聞命感愴以增情思會  
得斌書報嘉歎意義及至涪如其書云末帝既降鄧艾

斌詣會於涪待以交友之禮隨會至成都為亂兵所殺  
斌弟顯為太子僕會亦愛其才學與斌同時死劉敏累  
遷左護軍揚威將軍與鎮北大將軍王平俱鎮漢中魏  
曹爽寇漢中議者謂但可守城不出拒敵必自引退敏  
以為男女布野農穀栖畝若聽敵入則大事去矣遂率  
所領與平據興勢多張旗幟彌亘百餘里會大將軍費  
禕從成都至魏軍即退敏以功封雲亭侯

費禕字文偉江夏鄆人也

原注鄆音盲

少孤依族父伯仁伯

仁姑益州牧劉璋之母也璋使迎仁仁將禕遊學入蜀  
會昭烈定蜀禕遂留益土與汝南許叔龍南郡董允齊  
名時許靖喪子允與禕欲共會其葬所允白父和請車  
和遣開後鹿車給之允有難載之色禕便從前先上及  
至喪所諸葛亮及諸貴人悉集車乘甚鮮允猶神色未  
泰而禕晏然自若持車人還和問之知其如此乃謂允  
曰吾常疑汝於文偉優劣未別也而今而後吾意了矣  
昭烈立太子禕與允俱為舍人遷庶子末帝即位為黃

門侍郎丞相亮南征還羣寮於數十里逢迎年位多在  
禕右而亮特命禕同載由是衆人莫不易觀亮以初從  
南歸以禕為昭信校尉使吳孫權性既滑稽嘲啁無方  
諸葛恪羊衝等才博果辯論難鋒至禕辭順義篤據理  
以答終不能屈權甚器之謂禕曰君天下淑德必當股  
肱蜀朝恐不能數來也權每別酌名酒以飲禕視其已  
醉然後問以國事並論當世之務辭難累至禕輒辭以  
醉退而撰次所問事事條答無所遺失及辭還權以所

執寶刀贈之禕答曰臣不才何以堪明命然刀所以討  
不庭禁暴亂者也願大王勉建功業同獎漢室臣雖闇  
弱終不負東顧還遷為侍中亮住漢中請禕為叅軍以  
奉使稱旨頻煩至吳建興八年轉為中護軍後又為司  
馬值軍師魏延與長史楊儀相憎惡每至並坐爭論延  
或舉刃擬儀儀涕泣橫集禕常入其坐間諫喻分別終  
亮之世各盡延儀之用者禕匡救之力也亮薨禕為後  
軍師頃之代蔣琬為尚書令於時軍國多事公務煩猥

禕識悟過人每省讀書記舉目暫視已究其意旨其速  
數倍於人終亦不忘常以朝晡聽事其間接納賓客飲  
食嬉戲加之博奕每盡人歡事亦不廢董允代禕為尚  
書令欲數禕之所行旬日之中事多愆滯允乃歎曰人  
才相懸若此甚遠非吾之所及也聽事終日猶有不暇  
爾琬自漢中還涪禕遽大將軍錄尚書事延熙七年魏  
軍次於興勢假禕節率衆往禦之光祿大夫來敏至禕  
許別求共圍碁於時羽檄交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禕



與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向聊觀試君爾君信可人必

能辨賊者也禕至敵遂退封成鄉侯

原注殷基通語司馬懿誅曹爽禕設

甲乙論評其是非甲以為曹爽兄弟凡品庸人苟以宗子枝屬得蒙顧命之任而驕奢僭逸交非其人私樹朋黨謀以亂國懿奮誅討一朝殄盡此所以稱其任副士民之望也乙以為懿感曹仲附已不一豈爽與相干事勢不專以此陰成疵瑕初無忠告侃爾之訓一朝屠戮讒其不意豈大人經國篤本之事乎若爽信有謀主之心大逆已構而發兵之日更以芳委爽兄弟懿父子從後閉門舉兵感而向芳必無恣寧忠臣為君深慮之謂乎以此推之爽無大惡明矣若懿以爽奢僭廢之刑之可也滅其尺口被之不義絕子丹血食及何晏子魏之親甥亦與同戮琬固讓州職禕復領益州刺史禕當國為僭濫不當矣

功名略與琬比禕雅性謙素家不積財其子皆令布衣  
素食不從車騎無異凡庶十一年出住漢中自琬及禕  
雖身在外慶賞威刑皆遙先諮斷然後乃行其推任如  
此後十四年夏還成都成都望氣者云都邑無宰相位  
故冬復北屯漢壽延熙十五年命禕開府十六年歲首  
大會魏降人郭循在坐謹案今志作郭修通鑑綱目通志俱作循與此合禕歡  
飲沈醉為循手刃所害謚曰敬侯子承嗣為黃門侍郎  
承弟恭尚公主為尚書郎顯名當世早卒禕長女配太

子璿為妃

議曰琬沉毅有度守亮成規是以上下安和疆場不悚  
有曹相之風而文雅過之禕重厚宏裕加之以敏故能  
坐却狂寇信漢餘烈終制姜維不使之逞嗚呼亮以經  
濟大才創宏規恢遠略高出千古與伊周相上下而琬  
禕繼之抗衡吳魏復延漢祚三十餘年可不謂英偉之  
士哉亮嘗自比管仲樂毅管仲相桓公生存而豎貂漏  
師身沒而國內大亂

原注左氏傳齊寺人貂始漏師於  
多魚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

內寵以殺羣吏而立樂毅勝齊取其寶物遷其重器齊公子無虧孝公奔宋

未盡下而逐於嗣王奔於他國

原注史記樂毅下齊七十餘城惟莒即墨未服惠王

即位使騎劫代將樂毅降趙遺惠王書曰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

盡收入於燕齊器設於寧臺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唐室薊丘之植植於汶篁 豈若亮之巍

巍堂堂生無猜嫌沒無間貳獎拔英賢畀以後事立國討賊終魏之世則賢於管樂遠矣

謹案目錄此下有董允呂乂傳今闕

陳祗字奉宗汝南人許靖兄之外孫也少孤長於靖家

弱冠知名稍遷至選曹郎矜厲有威容多技藝挾數術  
費禕甚異之故超繼董允內侍呂乂卒祇又以侍中守  
尚書令加鎮軍將軍大將軍姜維雖班在祇上常率衆  
在外希親朝政祇上承主指下接閭豎深見信愛權重  
於維景耀元年卒末帝痛惜發言流涕乃下詔曰祇統  
職一紀柔嘉惟則幹肅有章和義利物庶績允明命不  
融遠朕甚悼焉夫存有令聞則亡加美謚謚曰忠侯賜  
子繁闕內侯拔次子裕為黃門侍郎自祇之有寵帝追

怨允日深謂為自輕由祇媚茲一人皓構間浸潤故也

董厥字龔龔義陽人也丞相亮時為令史亮稱之曰董

令史良士也吾每與之言思慎宜適徙為主簿亮薨後

稍遷至尚書僕射代陳祗為尚書令遷大將軍平臺事

而同郡樊建代焉建字元長延熙二十四年謹案延熙二十四年與陳

志同考後主傳延熙十五年孫權薨不應云二十四年以病篤且延熙止二十年明年即改元景耀疑四字衍

校尉使吳值孫權病篤不自見權問諸葛恪案陳志此下有樊建何如宋預六字

對曰才識不及預而雅性過之後為侍中守尚書令自諸葛瞻

董厥及建統事姜維常征伐在外官人黃皓竊弄機柄特不與皓往來與瞻議以維好戰無功國內疲弊表求召還奪其兵以

閻宇代維末帝不從

原注孫盛異同記瞻厥等以維好戰無功國內疲弊宜表後主召還為益州刺

史奪其兵權蜀長老猶有瞻表以閻宇代維故事晉永和三年蜀史常璩說蜀長老云陳壽常為瞻吏為瞻所辱故因此事歸惡黃皓而云瞻不能匡矯也漢亡厥建詣鍾會降明年春俱詣洛陽

同為相國叅軍其秋並兼散騎常侍使蜀慰勞晉武篡代建為給事中帝問諸葛亮之治國建對曰聞惡必改而不吝過賞罰之信足感神明帝曰善哉使朕得此人以自輔豈有今日之勞

建對曰臣竊聞天下之論皆謂鄧艾見枉陛下知而不  
理此豈馮唐之所謂得頗牧而不能用于帝笑曰朕方  
欲明之卿言起我意發詔治艾事焉

議曰允方嚴介特統掌內列職司喉舌獻可替否曲為

之防終遠小人刺裁君侈易曰閑有家悔亡

原注家人  
初九艾辭

允則有焉呂乂清簡守法足以繼允董厥與瞻建統事  
不假借皓欲共表廢姜維有大臣之節矣不與瞻死國  
而屈於讐墮隕晚節惜哉丞相亮舉宰相之職以為宮



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每眷眷於本根而重侍中尚書之任必賢能端良而後用之故能治內討外以弱為強終已及蔣費之世三十餘年小人不得間而懦主不敢肆及董允呂乂相繼而出祇為侍中而非其人卒與黃皓蔽賢踣國如桓靈之季都忘志於親賢人遠小人之言嗚呼一小人一宦者猶能壞賢相之基圖而亡人之國况多乎哉此聖人所以謹於微而戒乎履霜也

贊曰虎夔龍顛天翻地覆不有君子其何以國公琰文  
偉靖共淵塞在國有賢雅量碩德周公既歿乃命君陳  
緝熙廟謨式張五軍近臣植君董呂克正陳黃耦傷墜  
我漢命



欽定四庫全書

續後漢書卷二十三

元 郝經 撰

列傳第二十

漢臣

姜維 張翼 廖化

姜維字伯約天水冀人也少孤與母居好鄭氏學喜立功名陰結死士不修儒素之業仕郡上計掾州辟為從

事謹案州辟三國志作州郡誤通志作州辟與此合以父冏昔為郡功曹值羌

戎叛亂身衛郡將沒於戰場賜維官中郎叅本郡軍事  
建興六年丞相亮軍向祁山時天水太守適出案行維  
及功曹梁緒主簿尹賞主記梁虔等從行太守聞漢軍  
垂至而諸縣響應疑維等皆有異心於是夜亡保上邽  
維等覺太守去追遲至城門已閉不納維等相率還冀  
冀亦不納維等乃俱詣亮降會馬謖敗於街亭亮拔西  
縣千餘家及維等還故維遂與母相失

原注魏畧天水太守馬遵將維

及諸官屬隨雍州刺史郭淮偶自西至洛門案行會聞  
亮已到岐山淮顧遵曰是欲不善遂驅東還上邽遵念

所治冀界在西偏又恐吏民樂亂遂亦隨淮去時維謂  
遵曰明府當還冀遵謂維等曰卿諸人回復信皆賊也  
各自行維亦無如遵何而家在冀遂與郡吏上官子修  
等還冀冀中吏民見維等大喜便推令見亮二人不獲  
已乃共詣亮亮見大悅未及遣迎冀中人會亮前鋒為  
張命費繇等所破遂將維等却縮維不得還遂入蜀諸  
軍攻冀皆得維母妻子亦以維本無去意故不殺其家  
但係保官以延之此語與本傳不同也孫盛雜記初姜  
維詣亮與妻相失復得母書令求當歸維曰良田百頃  
不在一畝但有遠志無當歸也 案維粗知學術恐不  
至此今

亮辟維為倉曹掾加奉義將軍封當陽亭侯時  
年二十七亮賞維志烈寢見親用與留府長史張裔參  
軍蔣琬書曰姜伯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考其所有永

南季常諸人不如也其人涼州上士也又曰須先教中  
虎步兵五六千人姜伯約甚敏於軍事既有膽義深解  
兵意此人心存漢室而才兼於人畢教軍事當遣詣宮  
覲見主上後遷中監軍征西將軍十二年亮薨維還成  
都為右監軍輔漢將軍統諸軍進封平襄侯延熙元年  
隨大將軍蔣琬住漢中琬既遷大司馬數率偏軍西入  
六年遷鎮西大將軍領涼州刺史十年遷衛將軍與大  
將軍費禕共錄尚書事是歲汶山平康夷反維率衆討

定之

謹案舊唐書地理志曰維州薛城縣漢已前徼外羌冉駹之地蜀劉禪時蜀將姜維馬忠等討汶山

叛羌即此地也今州城即姜維故壘

又出隴西南安金城界與魏大將軍

郭淮夏侯霸等戰于洮西胡王治無戴等舉部落降維將還安處之十二年假維節復出西平不克而還維自以練西方風俗兼負其才武欲誘諸羌胡以為羽翼謂自隴以西可斷而有也每欲興軍大舉費禕常裁制不從與其兵不過萬人禕謂維曰吾等不如丞相亦已遠矣丞相猶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不若保國治民敬守



社稷如其功業以俟能者無為希冀傲倖決成敗於一舉若不如志悔無及矣十六年春禕遇害夏維率數萬人出石營經董亭圍南安魏雍州刺史陳泰解圍至洛門維糧盡退還明年加督中外軍事復出隴西守狄道長李簡舉城降進圍襄武與魏將徐質戰斬首破敵魏軍敗退維乘勝多所降下拔河間狄道臨洮三縣民還十八年復與車騎將軍夏侯霸等俱出狄道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經於洮西經衆死者數萬人經退保狄道城

維圍之魏征西將軍陳泰進兵解圍維却住鍾題十九年春就遷維為大將軍夏整勒戎馬與鎮西大將軍胡濟期會上邽濟失誓不至故維為魏將鄧艾所破於段谷星散流離死者甚衆衆庶由是怨譴而隴已西亦騷動不寧維謝過引負求自貶削為後將軍行大將軍事二十年魏征東大將軍諸葛誕舉兵淮南分關中兵東下維欲乘虛向秦川復率數萬人出駱谷徑至沈嶺時長城積穀甚多而守兵少聞維方到衆皆惶懼魏大將

軍司馬望拒之鄧艾亦自隴右皆軍于長城維前住亡

水

謹案今志作芒水毛本及通志俱作亡水與此合

皆倚山為營望艾傍渭堅

圍維數下挑戰望艾不應景耀元年維聞誕破敗乃還  
成都復拜大將軍初昭烈留魏延鎮漢中皆實兵諸圍  
以禦外敵敵若來攻使不得入及興勢之役王平捍拒  
曹爽皆承此制維建議以為錯守諸圍雖合周易重門  
之義然適可禦敵不獲大利不若使聞敵至諸圍皆斂  
兵聚穀退就漢樂二城使敵不得入平但重關鎮守以

捍之有事之日令游軍並進以伺其虛敵攻關不克野  
無散穀千里縣糧自然疲乏引退之日然後諸城並出  
與游軍并力搏之此殄敵之術也於是令督漢中胡  
濟却住漢壽監軍王含守樂城護軍蔣斌守漢城又於  
西安建威武衛石門武城建昌臨遠皆立圍守五年維  
率衆出漢侯和為鄧艾所破還住沓中維本羈旅託國累  
年攻戰功績不立而宦官黃皓等弄權於內右大將軍  
閻宇與皓協比而皓陰欲廢維樹宇維亦疑之啓帝欲

殺之帝曰皓趨走小臣爾往董允切齒朕嘗恨之君何足介意維見皓枝附葉連懼於失言遜辭而出帝勅皓詣維陳謝維益自疑懼因求種麥沓中不復還成都六年維表帝聞鍾會治兵關中欲規進取宜並遣張翼廖化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陰平橋頭以防未然皓徵信鬼巫謂敵終不自致啓帝寢其事而羣臣不知及鍾會將向駱谷鄧艾將入沓中然後乃遣右車騎廖化詣沓中為維援左車騎張翼輔國大將軍董厥等詣陽安關

口以為諸圍外助此至陰平聞魏將諸葛緒向建威故  
住待之月餘維為鄧艾所推還住陰平鍾會攻圍漢樂  
二城遣前鋒胡烈進攻關口蔣舒開門出降傅僉格鬪  
而死遂陷關口會攻樂城不克聞關口已下長驅而前  
大得庫藏積穀翼厥甫至漢壽維化亦舍陰平而退適  
與翼厥合皆還保劔閣以拒會會與維書曰公侯以文  
武之德懷萬事之畧功濟巴漢聲暢華夏遠近莫不歸  
名每惟疇昔嘗同大化吳札鄭僑能喻斯好

原注左氏  
傳吳季札

聘于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馬

維不答書列營守險會不能

克糧運縣遠將議還歸而郢艾自陰平由景谷道傍入

遂破諸葛瞻於縣竹帝降於艾艾前據成都維等初聞

瞻破或聞帝欲固守成都或聞欲南入建寧

謹案今志此下有或

聞欲東入吳五字此刪與通志同

於是引軍由廣漢鄴道以審虛實尋

被帝敕令投戈放甲詣會於涪軍前將士咸怒拔刀斫

石維見會會曰來何遲也維正色流涕曰今日見此為

速矣會甚竒之厚待維等皆權還其印號節蓋與維出

則同舉坐則同席謂長史杜預曰以伯約比中土名士  
公休太初不能勝也會陰懷異圖維知之謂可構成擾  
亂以圖克復乃詭說會曰聞君自淮南已來筭無遺策  
晉道克昌皆君之力今復定蜀威德振世民高其功主  
畏其謀欲以此安歸乎夫韓信不背漢於擾攘以見疑  
於既平大夫種不從范蠡於五湖卒伏劍而妾死彼豈  
闇主愚臣哉利害使之然也今君大功既立大德已著  
何不法陶朱公之泛舟絕迹全功保身登峨嵋之嶺而



從赤松子游乎

原注史記越王勾踐任范蠡以國攻破吳夫差自殺范蠡乃乘扁舟而去適齊

為鷓夷子

漢書張良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

資為韓報仇

強秦天下震動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

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爾顏師古曰赤松子仙人號也神農時為雨

師服水玉教神農能入火自燒至昆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隨風雨上下炎帝之女追之亦得仙俱去

會

曰君言遠矣我不能行且為今之道或未盡於此也維

曰其他則君智力之所能無煩於老夫矣由是情好歡

甚維乃教會誅北來諸將諸將既死則徐殺會盡坑魏

兵還復漢祚密書與帝曰願陛下忍數日之辱臣欲使

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會既構郟艾艾檻車徵  
因將維等詣成都自稱益州牧欲授維兵五萬使為前  
驅魏將士憤發殺會及維并殺維妻子剖維腹膽大如  
斗維昔所俱之蜀梁緒官至大鴻臚尹賞執金吾梁虔  
大長秋皆先漢亡歿卻正著論論維曰姜伯約據上  
將之重處羣臣之右宅舍弊薄資財無餘側室無妾媵  
之褻後庭無聲樂之娛衣服取供輿馬取備飲食節制不  
奢不約官給費用隨手削盡察其所以然者非激貪厲

濁抑情自割也直謂如是為足不在多求凡人之談常譽成毀敗扶高抑下咸以姜維為投厝無所身死宗滅以是貶削不復料摘異乎春秋褒貶之義矣如姜維之樂

學不倦清節素約自一時之儀表也

原注孫盛曰異哉卻氏之論也夫士

雖有百行操業萬殊至於忠孝義節百行之冠冕也姜維策名魏室而外奔蜀朝違君徇利不可謂忠捐親苟免不可謂孝害加舊邦不可謂義敗不死難不可謂節且德政未敷而疲民以逞居禦侮之任而致敵喪守於夫智勇莫可云也凡斯六者維無一焉實有魏之逋臣亡國之亂相而云人之儀表亦惑矣縱維好書而徵自藻潔豈異夫盜者分財之義而程鄭降階之善也裴松之曰卻正此論取其可稱不謂維始終行事皆可準則

也所云一時儀表止在好學與儉素爾本傳及魏畧皆云維本無叛心以急逼歸蜀盛相譏貶惟可責其背母餘既過苦又非所以難卻正也孫盛晉陽秋曰永和初從安西將軍平蜀見諸故老及姜維既降之後密與劉禪表疏欲偽服事鍾會因殺之以復蜀土會事不捷遂至泯滅蜀人於今傷之盛以為古人云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其姜維之謂乎鄧艾之入江油士衆鮮少維進不能奮節絛竹之下退不能總帥五將擁衛蜀主思後圖之計而乃反覆於逆順之間希違情於難冀之會以衰弱之國而屢觀兵於三秦已滅之邦冀理外之奇舉不亦闇哉裴松之曰盛之譏維又為不當于時鍾會大衆既造綏閣維與諸將列營守險會不得進已議還計全蜀之功幾乎立矣但鄧艾詭道傍入出於其後諸葛瞻既敗成都自潰維若回軍救內則會乘其背當時之勢焉得兩濟而責維不能奮節絛竹擁衛蜀主非其理也會欲盡坑

魏將以舉大事授維重兵使為前驅若令魏將昏死兵  
事在維手殺會復蜀不為難矣夫成功理外然後為奇  
不可以事有差互而抑謂不然設使田單之計邂逅不  
會復可謂之愚闇哉 陳志蔣琬費禕姜維共一傳評  
曰蔣琬方整有威重費禕寬濟而博愛咸承諸葛之成  
規因循而不革是以邊境無虞邦家和一然猶未盡治  
小之宜居靜之理也姜維粗有文武志立功名而玩眾  
黷旅明斷不周終以隕斃老子有云治大國者猶烹小  
鮮况於區區叢爾而可屢擾乎哉裴松之曰蔣費為相  
克遵畫一未嘗徇功妄動有所虧喪外卻駱谷之師內  
保寧緝之實治小之宜居靜之理何以過於此哉今譏  
其未盡而不著其事故使覽者不知所謂也 干寶曰  
姜維為蜀相國亡主辱弗之死而死於鍾會之難惜哉  
非死之難處死之難也是以古之烈士凡危受命投節  
如歸非不愛死也固知命之不长而懼不得其所也  
諸家之論互有得失惟陳壽之評干寶之論為得其常

張翼字伯恭犍為武陽人也高祖父司空浩

謹案浩漢書作皓

曾祖父廣陵太守綱皆有名迹

益部耆舊傳曰浩字叔明治律春秋遊學京師

與廣漢鐔黎漢中李命蜀郡張霸共結為友善大將軍  
鄧騭辟浩稍遷尚書僕射出為彭城相薦隱士閻丘邈  
等徵拜廷尉延光三年安帝議廢太子唯浩與太常桓  
馬太僕來厯議以為不可順帝立拜浩司空年八十三  
卒續漢書綱字文紀少以三公子經明行修舉孝廉  
不就司徒辟以高第為侍御史漢安元年拜光祿大夫  
與侍中杜喬等八人同日受詔持節分出案行天下貪  
廉墨綬有罪便收刺史二千石以驛表聞威惠清忠名  
振郡國號曰八萬是時大將軍梁冀侵擾百姓喬等七  
人皆奉命四出唯綱獨埋車輪於洛陽都亭不去曰豺  
狼當路安問狐狸遂上書論冀等專權事冀恨之諷尚  
書出綱為廣陵太守建康元年卒官年三十六張璠漢

紀順帝時遣光祿大夫周舉光祿大夫杜喬光祿大夫周栩尚書藥巴青州刺史馮美兗州刺史郭遵太尉長史劉班侍御史張綱循行風俗同日俱發天下號曰八使後漢書亦言綱為御史漢安元年選遣八使循行風俗皆者儒知名多歷顯位唯綱年少官次最微續漢書謂拜光祿大夫使誤也昭烈定益州

翼為書佐舉孝廉為江陽長徙涪陵令遷梓潼太守累遷至廣漢蜀郡太守建興九年為庾亮都督綏南中郎將翼持法嚴不得殊俗之歡心者率劉胄背叛作亂翼舉兵討胄胄未破會被徵當還羣下咸以為宜便馳騎即罪翼曰不然吾以蠻夷蠢動不稱職故還爾然代人

未至吾方臨戰場當運糧積穀為滅賊之資豈可以黜  
退之故而廢公家之務乎於是統攝不懈代到乃發馬  
忠因其成基以破殄胄丞相亮聞而善之亮出武功以  
翼為前軍都督領扶風太守亮薨拜前領軍追論討劉  
胄功賜爵關內侯延熙元年入為尚書稍遷督建威假  
節進封都亭侯征西大將軍十八年與衛將軍姜維俱  
還成都維議復出軍翼廷爭以為國小民勞不宜黷武  
維不聽將翼等行進翼位鎮南大將軍維至狄道大破



魏雍州刺史王經經衆死於洮水者以萬計翼曰可止矣不宜復進進或毀此大功維大怒曰為蛇畫足維竟圍經於狄道城不能克自翼建異論維心與翼不善然常牽率同行翼亦不得已而往景耀二年遷左車騎將軍領冀州刺史六年與維咸在劔閣共詣鍾會降明年正月隨會至成都為亂兵所殺翼子微篤志好學仕晉為廣漢太守

廖化字元儉本名淳襄陽人也

謹案襄陽者舊傳作中廬人

為前將

軍關羽主簿羽敗屬吳思歸昭烈乃詐死時人謂為信  
然因攜持老母晝夜西行會昭烈東征遇于秭歸昭  
烈大悅以化為宜都太守昭烈崩為丞相參軍後為督  
廣武稍遷至右車騎將軍假節領并州刺史封中鄉侯  
以果烈稱官位與張翼齊而在宗預之右景耀五年姜  
維率衆出狄道化曰兵不戢必自焚維之謂也智不出  
敵而力少于寇用之無厭將何以立詩云不自我先不  
自我後今日之事漢必亡咸熙元年徙雒陽道病卒

議曰嗚呼漢之將亡釁勇嗇禍者魏延姜維為甚焉亮

終制延而禱死無制維者玩寇黷武罷民以逞自謂拓

定中原如先丞相則里惡之效顰也

原注列子西施病

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顰眉

彼知美顰而不知顰之所以美漢之立國保有梁益以

為關中河內依重險以自固故昭烈實兵漢中諸圍捍

敵而不使之入鳩毒烏喙鯁不下咽終不能潰人腹心

維乃易之却住漢樂縱敵使入高光昭烈不祀忽諸悲

夫翼化譏維黷武必自焚是已顛面大將位與維埒不

能衛國不死于君終為降虜義不逮夫識矣

贊曰伯約悍擾魚爛弗烹天既廢商而詎能興

謹案陳志姜維與黃權李恢呂凱馬忠王平同  
傳張翼與鄧芝宗預楊戲同傳廖化附宗預傳  
此以姜張廖三人合傳者蓋取其事相連繫且  
同為降魏故耳



欽定四庫全書

續後漢書卷二十四

元 郝經 撰

列傳第二十一

漢臣

楊戲 王嗣 常播 衛繼 譙周

子熙 文立

孫秀

郤正

楊戲字文然犍為武陽人也少與巴西程祁公  
弘巴郡楊汰季儒蜀郡張表伯達並知名戲每推

祁以為冠首丞相亮深器之戲年二十餘從州書佐為  
督軍從事職典刑獄論法決疑號為平當府辟為屬主  
簿亮薨為尚書右選部郎刺史蔣琬請為治中從事史  
琬以大將軍開府又辟為東曹掾遷南中郎參軍副貳  
廉降都督領建寧太守以疾徵還成都拜護軍監軍出  
領梓潼太守入為射聲校尉所在清約不煩延熙二十  
年隨大將軍姜維軍至芒水戲素心不服維酒後言笑  
每有傲弄之辭維外寬內忌意不能堪軍還有司承旨

奏戲免為庶人景耀四年卒戲簡情省畧未嘗以甘言  
加人過情接物書符指事希有盈紙然篤於舊故居誠  
存厚與巴西韓儼黎韜童幼相親厚後儼痼疾廢頓韜  
無行見捐戲經紀振卹恩好如初又時人謂譙周無當  
世才少歸敬者唯戲重之常稱曰吾等後世終自不如  
此長兒也有識者以此貴戲張表有威儀風觀始名位  
與戲齊後至尚書督庾亮降後將軍先戲沒祁汰各早死  
戲以延熙四年著季漢輔臣贊

原注陳志其所序述今  
多載于蜀書是以紀之



于左自此以後卒者則不追諡故或有應見稱紀而不  
在乎篇者也其戲之所贊而今不作傳者余皆註疏本  
末于其辭下可以猶知其髣髴云爾其序曰昔文王歌德武王歌興夫命

世之主樹身行道非唯一時亦由開基植緒光于來世  
者也自我中漢之末王綱棄柄雄豪並起役殷難結生  
人塗地于是世主感而慮之初自燕代則仁聲洽著行  
自齊魯則英風播流寄業荆郢則臣主歸心顧援吳越  
則賢愚賴風奮威巴蜀則萬里肅震厲師庸漢則元寇  
斂迹故能承高祖之始兆復皇漢之宗祀也然而姦凶

懟險天征未加猶孟津之翔師復須戰于鳴條也天祿  
有終奄忽不豫雖攝歸一統萬國合從者當時雋乂扶  
攜翼戴明德之所懷致也盖濟濟有可觀焉遂乃並述  
休風動于後聽其辭曰

皇帝遺植爰滋八方別自中山靈精是鍾順期挺生傑  
起龍驤始于燕代伯豫君荆吳越憑賴望風請盟挾巴  
跨蜀庸漢以并乾坤復秩宗祀惟寧躡基履迹播德芳  
聲華夏思美西伯其音開慶來世歷載攸興

贊昭烈皇帝

忠武英高獻策江濱攀吳連蜀權我世真受遺阿衡整  
武齊文敷陳德教利物移風賢愚競心僉忘其身誕靜  
邦內四裔以綏屢臨敵庭寔耀其威研精大國恨于未  
夷

贊諸葛丞相

司徒清風是咨是臧識愛人倫孔音鏘鏘

贊許司徒

關張赳赳出身匡世扶翼雋上雄壯虎烈藩屏左右翻  
飛電發濟于艱難贊主洪業侔迹韓耿齊聲雙德交待  
無禮並致姦慝悼惟輕慮隕身匡國

贊關雲長張益德

驃騎奮起連橫合從首事三秦保據河潼宗計于朝或  
異或同敵以乘釁家破軍亡乖道反德託鳳攀龍

贊馬孟起

翼侯良謀料世興衰委質于主是訓是誥暫思經算觀

事知幾

贊法孝直

軍師美至雅氣矍矍致命明主忠情發臆惟此義宗亡  
身報德

贊龐士元

將軍敦壯推鋒登難立功立事于時之幹

贊黃漢升

掌軍清節亢然恒常讜言惟司民思其剛

贊董幼宰

安遠彊志允休允烈輕財果壯當難不惑以少禦多殊  
方保業

贊鄧孔山

揚威才幹欵欵文武當官理任衍衍辯舉圖殖財施有  
義有敘

贊費賓伯

屯騎主舊固節不移既就初命盡心是規軍資所恃是

辨是禪

贊王文儀

尚書清尚勅行整身抗志存義味覽典文倚其高風好  
伴古人

贊劉子初

安漢雍容或婚或賓見禮當時是謂循臣

贊糜子仲

少府脩慎鴻臚明真諫議隱行儒林天文宣班大化或

首或林

贊王元泰何彦英杜輔國周仲宣

車騎高勁惟其泛愛以弱制彊不陷危墜

贊吳子遠

安漢宰南奮擊舊鄉翦除蕪穢惟刑以張廣遷蠻漢國

用用彊

贊李德昂

輔漢惟聰既機且惠因言遠思切問近對贊時休美和



我業世

贊張君嗣

鎮北敏思籌畫有方  
導師穰穢遂事成章  
偏任東隅永命不祥  
哀悲本志放流殊彊

贊黃公衡

越騎惟忠厲志自祇職  
于內外念公忘私

贊楊季休

征南厚重征西忠克統  
時選士猛將之列

贊趙子龍陳叔至

鎮南粗彊監軍尚篤並豫戎任任自封裔

贊輔元弼劉南和

司農性才敷述允章藻麗辭理斐斐有光

贊秦子勅

正方受遺豫聞後綱不陳不僉造此異端斥逐當時任  
業以喪

贊李正方

文長剛粗臨難受命折衝外禦鎮保國境不協不和志  
節言亂疾終惜始實惟厥性

贊魏文長

威公狷狹取異衆人閑則及理逼則傷侵舍順入凶大  
易之云

贊楊威公

季長良實文經勤類士元言規處仁聞計孔休文祥或  
才或臧播播述志楚之蘭芳

贊馬季常衛文經韓士元張處仁殷孔休習文祥  
國山休風永南耽思盛衡承伯言藏言時孫德果銳偉  
南篤常德緒義彊志壯氣剛濟濟修志蜀之芳香

贊王國山李永南馬盛衡馬承伯李孫德李偉南  
龔德緒王義彊

休元輕寇損時致害文進奮身同此顛沛患生一人至  
于弘大

贊馮休元張文進

江陽剛烈立節明君兵合遇寇不屈其身單夫隻役隕  
命于軍

贊程季然

公弘後生卓爾竒精天命二十悼恨未呈

贊程公弘

古之奔臣禮有來徧怨興同官不顧大德靡有匡正倍  
成奔北自絕于人作笑二國

贊廉芳士仁郝普潘濬

戲所贊諸賢自見書傳其行事可按也其餘史失其事  
陳壽史畧具名字生出本末故并錄于後云

孔山名方南郡人以荊州從事隨昭烈入蜀為犍為屬  
國都尉因易郡名為朱提方為太守遷安遠將軍庾降  
都督住南昌縣章武二年卒

賓伯名觀江夏鄆人劉璋母觀之族姑也璋又以女妻  
觀建安十八年參李嚴軍拒昭烈于綿竹與嚴俱降昭  
烈既定益州拜為裨將軍後為巴郡太守江州都督建

興元年封都亭侯加鎮威將軍觀為人善于交接都護李嚴性自矜高護將軍輔匡等年位與嚴相次而嚴不與親褻觀年少嚴二十餘歲而與嚴通狎如時輩云年三十七卒

元弼名匡襄陽人隨昭烈入蜀為巴郡太守建興中徙鎮南為右將軍封中鄉侯

南和名邕義陽人隨昭烈入蜀為江陽太守建興中稍遷至監軍後將軍賜爵關內侯卒子式嗣少子武有文

與樊建齊名官亦至尚書

處仁本名存南陽人以荊州從事隨昭烈入蜀南次于  
雒以為廣漢太守存素不服龐統統中矢卒昭烈發言嘉  
歎存曰統雖盡忠可惜然違大雅之義昭烈怒曰統殺  
身成仁更為非也免存官頃之病卒

孔休名觀為荊州主簿別駕從事

文祥名禎襄陽人隨昭烈入蜀歷雒陽令南廣漢太守  
有流風善政談論名亞龐統而在馬良之右子忠亦有



名官至尚書郎忠子隆為步兵校尉學校秘書

國山名甫廣漢郫人也好人流言議劉璋時為州書佐  
昭烈定蜀後為綿竹令還為荊州議曹從事隨昭烈征  
吳軍敗于秭歸遇害子祐有父風官至尚書右選郎

偉南名朝永南兄郡功曹舉孝廉臨邛令入為別駕從  
事隨昭烈東征吳章武二年卒于永安二弟早亡各有  
才望時人號為李氏三龍羣下上昭烈為漢中王其文  
朝所造也

德緒名祿巴西安漢人昭烈定益州為郡從事牙門將  
建興三年為越雋太守隨丞相亮南征為蠻夷所害時  
年三十一弟衡景耀中為領軍

義強名士廣漢郫人國山從兄也從昭烈入蜀後舉孝  
廉為符節長遷牙門將出為宕渠太守徙治捷為會丞  
相亮南征轉為益州太守將南行為蠻夷所害

休元名習南郡人隨昭烈入蜀昭烈東征習為領軍  
統諸軍大敗于猊亭

仁字君義廣陽人為將軍住公安統屬關羽與羽有隙  
叛迎孫權

普字子大義陽人昭烈自荊州入蜀以普為零陵太守

為吳將呂蒙所譎開城詣蒙仕吳為廷尉卒

謹案陳志傳略所載

二十餘人此書多取作正傳故不復見其不立傳者十四人仍存傳略原文

議曰戲志趣不凡識高思敏有逸才跌宕不拘度外之士也大將軍琬與之言論戲倨不答琬不惟不責又稱其快一忤姜維銜之不置終以黜廢人之度量于此見

矣陳壽蜀志及裴松之傳註自丞相亮以下關張佐命  
數人外將相牧伯參佐僚屬功烈著顯者七十餘人及  
戲為贊失其行事而不見紀傳者又數十人叢爾梁益

多才若是皆亮獎拔甄收陶鑄磨厲調燮器使毫末絲

粟之長莫不畢用棟隆而柱石壯椳闔扂楔

原注椳烏  
回反闔五

結反扂音玷  
楔失烈反

締奏其間共與贊興漢室故能信倡大義

抗衡吳魏漢亡而為晉名臣者猶數十人高光餘烈英  
靈炳蔚浮動草木有光屬天不與赤星俱隕於戲盛哉

前後據蜀僭竊者公孫述而下如李雄王建孟知祥皆

稱號數十年

原注晉載記李特據廣漢攻成都克之特  
卒弟流領其衆流卒特子雄自稱成都王

光熙元年僭號號成都王傅班期二世李壽改號漢傳  
子勢桓溫滅之凡四十六年 五代史天復七年王建

僭號號蜀傅子衍後唐郭崇韜滅之凡二十一年後唐  
天成末孟知祥僭號號蜀傅子昶宋滅之凡三十二年

闇弱猥瑣訖無一人可稱道庸蜀之險良是而寂寂無

聞乃知人材盛衰不在于地而在于人詩曰濟濟多士

文王以寧又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孔明有焉

王嗣字承宗捷為資中人也其先延熙世以功德顯著

舉孝廉稍遷西安圍督汶山太守加安遠將軍綏集羌  
胡咸悉歸服諸種素桀惡者皆來首降嗣待以恩信北  
境得以寧靜大將軍維每出北征羌胡出馬牛羊氈毼  
原注音餌及義穀裨軍糧國賴其資遷鎮軍故領郡後從維  
北征為流矢所傷數月卒戎夷會葬贈送數千人號呼  
涕泣嗣為人美厚篤至衆所愛信嗣子及孫羌胡見之  
如骨肉或結兄弟云

常播字文平蜀郡江原人也播仕縣主簿功曹縣長廣

都朱游建興十五年中被上官誣劾以逋沒官穀當論  
重罪播詣獄訟爭身受數千杖肌膚刻爛毒痛慘至更  
歷三獄幽閉二年有餘每將考掠吏先驗問播不答言  
但急行罰無所多問辭終不撓事遂分明長免刑戮時  
唯主簿楊玩亦證明其事與播辭同衆咸嘉播忘身為  
君節義抗烈舉孝廉除郟長年五十餘卒書於舊德傳  
後縣令潁川趙敦圖其像贊頌之

衛繼字子業漢嘉嚴道人也兄弟五人繼父為縣功曹

繼為免時與兄弟隨父游戲庭寺中縣長蜀郡成都張君無子數呼功曹子省弄甚憐愛之張因言宴之間語功曹欲乞繼功曹即許之遂養為子繼敏達夙成學識通博仕州郡歷職清顯而其餘兄弟四人各無堪當世者父恒言已之將衰張明府將盛也時法禁以異姓為後故復為衛氏累遷奉車都尉尚書

謹案今陳志作大尚書大字行忠

篤信厚為衆所敬鍾會之亂遇害成都

議曰嗣恩服羌戎播忠於所事皆一節之士漢季之良



也繼以父命為人後復以父命而復可謂共矣然倫類之變不足法于後也

謹案目錄此下有譙周傳今闕止存熙子秀一

篇

熙子秀字元彥性靜默不交於世雖內外宗親不與相

見

原注晉書隱逸傳秀知天下將亂預絕人事

州郡辟命及李雄據蜀安車徵

秀又雄叔驥驥子壽辟命皆不應常冠鹿皮冠躬耕山藪永和三年安西將軍桓溫平蜀表薦秀曰臣聞大朴

既虧則高尚之標顯道喪時昏則忠貞之義彰故有洗

耳投淵以振玄邈之風

原注荀子負石而赴河是行之難為者也而申徒能之注曰申

徒狄恨道不行發憤負石自沉於河莊子音義曰殷時人韓詩外傳曰申徒狄將自投於河雀嘉聞而止之不

從亦有秉心矯迹以惇在三之節是以上代之君莫不

崇重斯軌所以篤俗訓民靜流妥競

謹案陳志作靜一流競

伏唯

大晉應符御世運無常通時有屯蹇神州丘墟三分圮

裂兔置絕響於中林白駒無聞於空谷

原注詩蕭蕭兔置施于中林皎皎白

駒在彼空谷

斯有識之所悼心大雅之所歎息者也陛下聖

德嗣興方恢天緒臣昔奉役有事西土鯨鯢既縣思宣

大化訪諸故老搜揚潛逸庶武羅於羿浞之墟想王蠋

於亡齊之境

原注左傳后羿棄武羅伯因熊髡龙圉而用寒浞史記樂毅勝齊聞畫邑王蠋賢令

軍中環畫邑三十里無入使人請蠋蠋謝不往燕人曰不來吾且屠畫邑蠋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齊王不用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破君亡吾不能存而又劫之以兵吾與其不義而生不若死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

而死

竊聞巴西譙秀植操貞固抱德肥遁揚清渭

波于時皇極邁道消之會羣黎蹈顛沛之艱中華有顧

瞻之哀幽谷無遷喬之望凶命屢招姦威仍偪自寄虎

叨危同朝露而能抗節玉立誓不降辱杜門絕跡不面

偽庭進免龔勝亡身之禍退無薛方詭對之機

原注龔勝事見前注

漢書薛方為郡掾祭酒嘗徵不至及莽以安車迎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也使者以聞莽說其言不強致

雖園綺之棲商雒管寧之

默遼海方之於秀殆無以過于今西土以為美談夫旌

德禮賢化道之所先崇表殊節聖哲之上務方今六合

未康豺狼當路遺黎偷薄義聲弗聞益宜振起道義之

徒以敷流遁之弊若秀蒙蒲帛之徵足以鎮靜頽風軌

訓囂俗幽遐仰流九服知化矣朝命徵之秀稱疾不行

原注

晉書隱逸傳桓溫滅蜀上疏薦之朝廷以秀年在篤老兼道遠故不徵遣使勅所在四時存問及范賁

蕭敬相繼叛亂秀避難宕渠鄉里宗族馮依者以百數

秀年八十衆欲代之負擔拒曰各有老弱當先營救吾

氣力自足不以垂朽之年累諸君也後十餘年卒

原注  
陳志

注秀卒  
於家

卻正字令先河南偃師人也祖父儉靈帝末為益州刺史為盜賊所殺會天下大亂故正父揖因留蜀為大將

軍孟達營都督隨達降魏為中書令史正本名纂少以父死母嫁單甄隻立而安貧好學博覽墳籍弱冠能屬文入為祕書史轉為令史遷郎至今性澹於榮利而尤耽意文章自司馬王揚班傅張蔡之儔遺文篇賦及當世美書善論益部有者則鑽鑿推求略皆寓目自在內職與官人黃皓比屋周旋經三十年皓從微至貴操弄威權正既不為皓所愛亦不為皓所憎是以官不過六百石而免於憂患依則先儒假文見意號曰釋譏其文

繼於崔駟達旨其辭曰或有譏余者曰聞之前記夫事  
與時並名與功偕然則名之與事前哲之急務也是故  
創制作範匪時不立流稱垂名匪功不記名必須功而  
乃顯事亦俟時以行止身沒名滅君子所恥是以達人  
研道探蹟索微觀天運之符表考人事之盛衰辯者馳  
說智者應機謀夫演略武士奮威雲合霧集風激電飛  
量時揆宜用取世資小屈大伸存公忽私雖尺枉而尋  
直終揚光以發輝也今三方鼎峙九有未乂悠悠四海

嬰丁禍敗嗟道義之沈塞愍生民之顛沛此誠聖賢拯  
救之秋烈士樹功之會也吾子以高朗之才珪璋之質  
兼覽博闕留心道術無遠不致無幽不悉挺身取命幹

茲與祕躄踏紫闥喉舌是執九考不移有入無出

原注尚書曰三

載考績三考黜陟幽  
明九考則二十七年

究古今之真偽計時務之得失雖

時獻一策偶進一言釋彼官責慰此素飧固未能輸竭  
忠款盡滙胷肝排方入直惠彼黎元俾吾徒草鄙並有  
聞焉也蓋亦綏衡緩轡回軌易塗輿安駕肆思馬斯徂



審厲揭以投濟要夷庚之赫撫播秋蘭以芳世副吾徒  
之彼圖不亦盛與余聞而歎曰嗚呼有若云乎耶夫人  
心不同實若其面子雖光麗既美且豔管闕筐舉守厥  
所見未可以言八紘之形埒信萬事之精練也或人率  
爾仰而揚衡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余應之曰虞帝以  
面從為戒孔聖以悅己為尤若子之言良我所思將為  
吾子論而釋之昔在鴻荒矇昧肇初三皇應籙五帝承  
符爰暨夏商前典攸書姬衰道缺霸者翼扶嬴氏慘虐

吞嚼八區於是從橫雲起徂詐如星竒邪蠱動智故萌  
生或飾貞以讎偽或挾邪以干榮或詭道以要上或鬻  
技以自矜背正崇邪棄直就佞忠無定分義無常經故  
鞅法窮而慝作斯義敗而姦成呂門大而宗滅韓辯立  
而身刑夫何故哉利面其心寵耀其目赫赫龍章鑠鑠  
車服媮幸苟得如反如仄淫邪荒迷恣睢自極和鸞未  
調而身在轅側庭宇未踐而棟折榱覆天收其精地縮  
其澤人弔其躬鬼艾其頤初升高岡終墮幽壑朝含榮

潤夕為枯魄是以賢人君子深圖遠慮畏彼咎戾超然  
高舉寧曳尾於塗中穢濁世之休譽彼豈輕主慢民而  
忽於時務哉蓋易著行正之戒詩有靖恭之歎乃神之  
聽之而道使之然也自我大漢應天順民政治之隆皓  
若陽春俯憲坤典仰式乾文播皇澤以熙世揚茂化以  
醲醇君臣履度各守厥真上垂詢納之弘下有匡救之  
責士無虛華之寵民有一行之迹粲乎疊疊尚此忠益  
然而道有隆窳物有興廢有聲有寂有光有翳朱陽否

於素秋玄陰抑於孟春羲和逝而望舒係運氣匿而耀  
靈陳冲質不永桓靈墜敗英雄雲布豪傑蓋世家挾殊  
議人懷異計故從橫者歟披其胷狙詐者暫吐其舌也  
今天綱已綴德樹西鄰丕顯祖之宏規靡好爵於士人  
興五教以訓俗豐九德以濟民肅明祀以禱祭幾皇道  
以輔真雖跣者未一偽者未分聖人垂戒蓋均無貧故  
君臣協美於朝黎庶欣戴於野動若重規靜若疊矩濟  
濟偉彥元凱之倫也有過必知顏子之仁也侃侃庶政

冉季之治也鷹揚鷲騰伊望之事也總群俊之上略含  
薛氏之三計敷張陳之秘策故力征以勤世授華英而不  
遑豈暇脩枯槩於榛穢哉然吾不才在朝累紀託身所  
天心焉是恃樂滄海之廣深歎嵩嶽之高跼聞仲尼之  
贊商感鄉校之益已彼平仲之和羹亦進可而替否故  
朦冒替說時有攸獻譬道人之有采於市閭游童之吟  
詠乎疆畔庶以增廣福祥輸力規諫若其合也則以閭  
協明進應靈符如其違也自我常分退守已愚進退任

數不矯不誣循性樂天夫何恨諸此其所以既入不出  
有而若無者也狹屈氏之常醒濁漁父之必醉溷柳季  
之卑辱褊夷叔之高懟合不以得違不以失得不充詘  
失不慘悽不樂前以顧軒不就後以慮輕不粥譽以干  
澤不辭愆以忌絀何責之釋何殮之恤何方之排何責  
之入九考不移固其所執也方今朝士山積髦俊成羣  
猶鱗介之潛乎巨海毛羽之集乎鄧林游禽逝不為之  
斟浮魴臻不為之殷且陽靈幽於唐葉陰精應為商時

陽盱請而洪灾息桑林禱而甘露滋

原注淮南子曰禹為水以身請于陽盱之

河湯苦早以身禱於桑林之際聖人之憂民如此其明矣呂氏春秋曰昔殷湯克夏桀而天下大旱三年不收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方萬方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黜傷民之大命湯於是剪其髮攬其爪自以為犧牲用祈福於上帝民乃甚悅雨乃大至

行止有道啓塞有

期我師遺訓不怨不尤委命恭已我又何辭辭窮路單將反初節綜墳典之流芳尋孔氏之遺藝綴傲辭以存道憲先軌而投制躋叔盼之優游美疎氏之遐逝收止足以言歸汎浩然以容裔欣環堵以恬娛免咎悔於斯

世顧茲心之未泰懼末塗之泥滯仍求激而增憤肆中

懷以告誓昔九方考精於至貴秦牙沉思於殊形

原注淮南子曰

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對曰良馬者可以形容筋骨相也相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失若亡其一若此馬者絕塵弭轍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馬而不可告以天下之馬天下之馬臣有所與共僮纏采薪者九方堙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之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馬矣在於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穆公不悅召伯樂而問之曰敗矣子之所使求馬者也毛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此乎是乃所以千萬里臣而無數者也若堙之所觀者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麤在其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



若彼之所相者乃有貴乎馬者馬至而果千里之馬也  
淮南子又曰伯樂寒風秦牙葛清所相各異其知馬一

也蓋九方觀其精秦牙察其形

薛燭察寶以飛譽

原注越絕書曰昔越王勾踐有寶劍五枚

聞於天下客有能相劍者名薛燭王名而問之吾有寶劍五請以示子乃取其豪曹巨闕薛燭曰皆非也又取

純鈞湛盧燭曰觀其劍鈔爛爛如列宿之行觀其光渾渾如水之將溢於塘觀其文渙渙如水將釋此所謂純

鈞邪王曰是也王曰客有直之者有市之鄉三駿馬千匹千戶之都二可乎薛燭曰不可當造此劍之時赤堇

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溪涸而出銅兩師掃灑雷公擊鼓太一下觀天精下之歐冶乃因天之精悉其伎巧一

曰純鈞二曰湛盧今赤堇山已合若耶之溪深而不測歐冶子已死雖傾城量金珠玉竭河獨不得此一物有

市之鄉三駿馬千匹千戶之都二亦何足言與

瓠梁託弦以流聲

原注淮南子曰瓠巴鼓瑟

而解聽之又曰瓠梁之歌可隨也而以歌者不可為也

**齊隸拊髀以濟文**

原注裴松之曰按此

謂孟嘗君田文下坐客能作雞鳴以濟其危者也凡作雞鳴必先拊髀以儆雞之拊翼也

**楚客潛寇以**

**保荆**

原注淮南子曰楚將子發好求伎道之士臣偷也願以伎為偷者住見曰聞君求伎道之士臣偷也願以伎

備一卒子發聞之衣不及帶冠不暇正出見而禮之左右諫曰偷者天下之盜也何為禮之君曰此非左右之所得與後無幾何齊興兵伐楚子發將師以當之兵三却楚賢良大夫皆盡其計而悉其誠齊師愈強於是卒偷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為君行之君曰諾偷則夜出解齊將軍之帳而獻之子發子發因使人歸之曰卒有出採薪者得將軍之帳使歸之於執事明日又復往取其枕子發又使歸之明日又復往取其簪子發又使歸之齊師聞之大駭將軍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楚軍恐取吾頭矣即旋師而去

**雍門援琴而挾說**

原注

桓譚新論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  
令文悲乎對曰臣之所能令悲者先貴而後賤昔富而  
今貧橫壓窮巷不交四鄰不若身材高妙懷質抱真逢  
讒罹謗怨結而不得信不若交歡而結愛無怨而生離  
遠赴絕國無相見期不若幼無父母壯無妻兒出以野  
澤為鄰入以堀穴為家困於朝夕無所假貸若此人者  
但聞飛鳥之號秋風鳴條則傷心矣臣一為之援琴而  
長太息未有不悽惻而涕泣者也今若足下居則廣廈  
高堂連閨洞房下羅帷來清風倡優在前諛諛侍側揚  
激楚舞鄭妾流聲以娛耳練色以淫目水戲則舫龍舟  
建羽旗鼓鈞乎不測之淵野游則登平原馳廣圃強弩  
下高鳥勇士格猛獸置酒娛樂沈醉忘歸方此之時視  
天地曾不若一指雖有鼓琴未能動足下也孟嘗君曰  
固然雍門周曰然臣竊為足下有所常悲夫角帝而困  
秦者君也連五國而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嘗無事不從  
即衡從成則楚王衡成則秦帝夫以秦楚之強而報弱薛

猶唐蕭斧而伐朝菌也有識之士莫不為足下寒心天  
道不常盛寒暑更進退千秋萬歲之後宗廟必不血食  
高臺既已傾曲池又已平墳墓生荆棘狐狸穴其中游  
鬼牧豎躑躅其足而歌其上曰孟嘗君之尊貴亦猶若  
是乎於是孟嘗君喟然太息涕淚承睫而未下雍門周  
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叩角羽終而成曲孟嘗君遂歎  
歎而就之曰先生鼓琴  
**韓哀秉轡而馳名**  
原注呂氏春  
令文立若亡國之人也  
御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曰及至駕齧膝參乘旦王良執  
鞞韓哀附輿縱馳騁騫忽如景靡過都越國蹶如歷塊  
追奔電逐遺風周流八極萬里  
一息何其速哉人馬相得也  
**盧敖翺翔乎玄闕若士**

**竦身於雲清**

原注淮南子曰盧敖遊乎北海經乎太陰入乎  
玄闕至于蒙穀之上見一士焉深目而玄準

戾頸而鳶肩豐上而殺下軒軒然方迎風而舞顧見盧  
敖慢然下其臂邀逃乎碑下盧敖俯而視之方卷龜殼

而食合黎盧敖乃與之語曰惟敖為背羣離黨窮觀於六合之外者非敖而已乎敖幼而好遊長不喻解周行四極惟北陰之不闌今卒睹夫子於是子殆可與敖為交乎若士者奮然而笑曰嘻乎子中州民寧肯而遠至此猶光乎日月而戴列星陰陽之所行四時之所生此其比夫不名之地猶突奧也若我南游乎罔畏之野北息乎沉墨之鄉西窮冥冥之黨東貫鴻濛之光此其下無地而上無天聽焉無聞視焉則眴此其外猶有沈沈之汜其餘一舉而千萬里吾猶未能之在今子游始至於此乃語窮觀豈不亦遠哉然子處矣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吾不可以久若士舉臂而踈身遂入雲中盧敖仰而視之弗見乃止曰吾比夫子也猶黃鵠之與壤蟲終日行不離咫尺

自以為遠不亦悲哉  
余實不能齊技於數子故乃靜然  
守已而自寧景耀六年帝從譙周之計遣使請降於鄧

艾其書正所造也明年正月鍾會作亂成都帝東遷維  
陽時擾攘倉卒漢之大臣無翼從者惟正及殿中督汝  
南張通捨妻子單身隨侍帝賴正相導輔乃慨然歎息  
恨知正之晚司馬昭與帝宴為作故蜀伎觀者皆為感  
愴帝喜笑自若昭謂賈充曰人之無情乃至於是乎雖  
使諸葛亮在不能輔之久全况姜維邪他日問帝曰頗  
思蜀否帝曰此間殊樂蜀不足思也卻正聞之謂帝曰  
若晉王復問宜泣而答曰先人墳墓遠在隴蜀乃心西

悲無日不思因閉其目會昭復問帝對如前昭曰何乃  
似邵正語邪帝驚視曰誠如尊命左右皆笑昭嘉正忠  
賜爵關內侯泰始中除安陽令遷巴西太守泰始八年  
詔曰正昔在成都顛沛守義不違中節及見受用盡心  
幹事有治理之績其以正為巴西太守咸寧四年卒凡  
所著述詩論賦之屬垂百篇

議曰譙周邵正問學淹博文采絢縟進規醫國有先漢  
之風焉不能彊君以義死國抗敵據險守要以圖恢復

乃咕囁誘脅舉全蜀奉圖籍面縛軍門反社稷以為長策小人之儒也嗚呼昭烈百折僅有此土孔明不濟繼之以死乃為腐儒所賣并入讎敵惜哉故二子之事不列諸儒學以要亡漢之終焉譙秀不屈于巴實不臣于

晉世豈激于中自高其節以蓋周之愆邪

原注孫綽評曰譙周說後

主降魏可乎曰自為天子而乞降請命何恥之深乎夫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先君正魏之篡不與同天矣推過於其父俛首而事讎阿諛苟存豈大居正之道哉孫盛曰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卿大夫死位况稱天子而可辱於人乎周謂萬乘之君偷生苟免亡禮希利要冀微榮惑矣且以事勢言之理有未盡何者



禪雖庸主實無桀紂之酷戰雖屢北未有土崩之亂縱不能君臣固守背城借一自可退次東鄙以思後圖是時羅憲以重兵據白帝霍弋以強卒鎮夜郎蜀土險狹山水峻隔絕激湍非步卒所涉若悉收舟楫保據江州徵兵南中乞師東國如此則姜廖五將自然雲從吳之二師承命電赴何投寄之無所而慮於必亡邪魏師之來塞國大舉欲追則舟楫靡資欲留則師老多虞且屈仲有會情勢代起徐因思舊之民以攻驕情之卒此越王所以敗閩閩田單所以摧騎劫也何為忽忽遽自因虜下堅壁於敵人致斫石之至恨哉葛生有云事之不濟則已爾安能復為之下壯哉斯人可以立懦夫之志矣觀古燕齊荆越之敗或國覆主滅或魚縣烏窟終能建功立事康復社稷豈曰天助抑亦人謀也向使懷苟存之計納譙周之言何危基之能構令名之可獲哉禪既闇主周實駕臣方之中包田單范蠡大夫種不亦遠乎

贊曰文然清約子業敏達蜀何多賢音徽繁發譙卻腐  
儒劫主健決學多何為終撓名節



